

ZHENGZHIXIANWO • RENSHENGBAIFAI • AIQINGBEIJU • DANGQIUIHUICHANG

天若有情

TIANRUOYOUQING

政治漩涡

人生百态

爱情悲剧

荡气回肠

王本杰

著

川文艺出版社

天若有情

TIANRUOYOUQING

王本杰
◎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若有情 / 王本杰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411-2000-6

I. 天...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410 号

组稿编辑: 罗韵希
责任编辑: 熊 宏
文字编辑: 熊 宏 杨 晓
封面设计: 周靖明
版面设计: 邓小林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刘文玉等

书 名 天若有情 **定价** 26.00 元

作 者 王本杰 ISBN7-5411-2000-6/I·1700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5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成都华川电脑印务中心照排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 (028) 6761724

内 容 简 介

两个难兄难弟为救恋人杀恶霸出逃从军，先后在印缅抗日，华北“剿共”。太行一役，兄骆长庚被俘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弟贾道贵受伤又逃回了国民党军队。1956年，战功赫赫的革命英雄骆长庚和劳改释放的历史反革命贾道贵同时回到了家乡太平镇。在此后二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便衍生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人生故事。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和深沉的思考描写了骆长庚、贾道贵及县委书记吴启、县长梁浩、副县长孙文良等人在特定时期特定政治气候下的人生百态，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几对恋人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的爱情大裂变。

政治风云，人生百态，爱情悲剧，荡气回肠——小说将给你美的艺术享受和强烈的人生感慨！

序

乐安县县城太平镇西门外约摸三里路远的鹞子山的半山腰上，有一个叫做七星洞的去处。所谓的七星洞并不止七个洞子。只不过其中七个大些罢了。那七个大洞中又有一洞特大，直径三米有余，钻进洞口前行二十来步，洞子陡然直下，深不见底，隐约可闻惊涛闷雷之声，叫“七星煞”。民间好多怪诞的传说，都源于此洞。

有说二郎神杨戩受玉帝之命追杀大闹天宫的孙猴子来到此地，连发七箭，孙猴子没有射着，倒把这座大山射了七个窟窿。又有说太上老君在天上炼丹炼得不自在，看上了东圣神洲大唐蜀川天府之国这块悠然自得的所在，常常邀约太白金星、南极仙翁、北极仙翁、太阳星、太阴星和赤脚大仙几个老儿偷偷来到这里划拳行令、饮酒作乐。一次喝得酩酊烂醉，忘了去灵霄殿应卯。玉帝恼怒，派李天王率诸神将捉拿问罪……太乙真人慌忙前来报信，他摇醒这几个老头儿，说了如此这般，吓得几个魂飞魄散，一屁股跌坐在地，顿将这大山坐出七个窟窿来……

又说明末张献忠经过该县，驻兵七星洞一带掘灶造饭。张大帅酒足饭饱钻进“七星煞”行方便。便后顺手在洞口摘

了几片树叶揩屁股。这植物本地人叫“藿麻”，叶上长满极细微的有毒针刺。张大帅痛得呼天喊地，大骂四川这地方可恶，树叶都要咬人！于是才生出张献忠剿四川的战祸来，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清朝咸丰年间，县衙里来了位人称汪胆大的捕头，这汉子听说“七星煞”妖魔鬼怪如何如何，哪里肯信，就要下去探个水落石出。县太爷说只要下得去，上得来，赏他白银十两。众人眼见他攀着一根绳子下了“七星煞”，等到天黑不见上来，呼喊也不见应答。第二天一早派人前去打探，却见汪胆大已是七窍出血，尸横洞外。

近百年来，七星洞这一带一直就是个乱坟岗。解放前那些日子，城内有饿死、冻死的讨口叫化之人，或是外地流浪本县病死的无主之尸，地方上总是让打更匠拖到这七星洞草草掩埋。而打更匠往往是一两钱银子在手，尸体拖到这里却不挖埋，往“七星煞”一扔了事。因此多少年来人们总传说七星洞鬼魂缭绕，邪气袭人。到一九五九年大办公共食堂，七星洞被太平镇派来人马掘坟开荒，新旧棺木做了柴火，黄土岗上种上了“千斤粮”“万斤苕”。七星洞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到后来，“千斤粮”“万斤苕”不种了，又搞绿化栽了不少的松树、柏树、青桐树。进入九十年代，附近村社的头儿们也有点经济头脑，将七星洞这一带每五平方米一千五百元卖给了城里人做了阴地。于是七星洞周围两百多亩的山地又同三十多年前一样还原成了一片鬼魅幽魂的世界了。只不过现代的坟茔与那时的丘冢已不可比拟。水泥坐基，瓷砖贴墙，更有显赫者，用大理石材砌起两层楼阁，好不堂皇。

就在“七星煞”洞口右侧有一座毫不惹眼的老坟，两层麻条石砌的墙基上长满了厚厚的苔藓，坟头上荆棘、茅草异常丰茂，几乎遮盖了整个坟丘。但是，这座坟茔却有一个与

众不同的祭主——一个头发苍白，高个瘦弱的老人。每年春节、清明节和月半节，老人都要提着一篮子香腊水酒祭物前来祭奠，一个人对着坟头独酌独饮，嘴里喃喃咕咕老半天，不知在说些什么。平常日子，只要天气晴好，这老人也要一个人背着双手，从城里慢悠悠转上山来，在坟头边坐上一阵。偶有放牛的不小心让牛踏坏了坟头上的泥土，他都要怒气冲天地冲放牛的发火。老人家其貌不扬却有点来头，他叫贾道贵，八十年代初曾当过乐安县政协委员和常委。至于这座老坟里埋的是谁，由于没有墓碑，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从老人对墓中人那非同寻常的哀念悲悼之情可以断言，这坟墓里一定埋藏着一个难解的谜，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

时间到了公元一九九六年初秋。刚过了月半节，山草开始发黄，从涪江河道上刮来的阵阵凉风把山梁上的松林掀得“呼呼”作响。七星洞周围几百座坟茔刚刚接受过他们子孙们虔诚的跪拜祭扫，坟头上、坟周围到处飘着、撒着白的魂幡和黄的纸钱。几只野狗在墓地里窜来窜去，大嚼着扫墓人扔下的骨头和留给先人们享受的祭品。坟地里格外地寂静，寂静得使人感到害怕，感到毛骨悚然。已近黄昏了，山下农家的屋顶上飘出了白色的炊烟，夕阳给一座座坟茔抹上了一层淡血似的晕辉。不知什么地方传出了老鸦“呱呱”的叫声，这多少年来几乎绝迹的浑身披着黑色寿衣似的鸟的突然出现，更给七星洞平添了几分凄然的色彩。

这时候，有四个人从山下沿着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小道向七星洞缓缓行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壮实的汉子，肩抵着肩抬着一块沉重的碑石，嘴里小声地哼着号子，步子整齐地向上登攀。紧跟在后面的就是那位叫做贾道贵的老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侧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别小看了这

个似乎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他就是在刚刚闭幕的县人代会上选举通过的现任县长，贾道贵的亲生儿子贾小贵。

终于爬上了七星洞，来到了“七星煞”洞口的老坟前。老人指挥两个汉子在坟前将碑石牢牢地竖了起来，分别给了两人二十元工钱，让他们下山了。又在碑下一字儿排开放了两荤两素四碟菜肴，往两只杯子里倒满了酒，而后跪下来，嘴里喃喃地叫了声“庚哥”，两行老泪便潸然而下。你道那碑上刻了啥文字——“骆长庚、贾道贵兄弟之墓 丙子年秋立”。骆长庚自然就是这坟中之人了。而老人却将自己未亡之名也陪了进去，这的确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儿子走到十几步远的崖坎边坐下来，凝视着山下已燃起灿烂灯火的县城，一声不响地抽着烟。这时老人在开始祭酒了。他先端起一杯酒来，顺着墓碑脚浇在泥土中，而后端起另一杯来一饮而尽。如此三杯酒下肚，老人就对着坟头号啷大哭起来：“庚哥，庚哥啊！我就要陪你来了……你我早说好的，我们死后葬在一起，就在这‘七星煞’，死了也要守在一处！庚哥，我就要来了，你再也不会孤单了啊……”

儿子起身走过来，说道：“爸，行了，回去吧。”

老人仍跪在那里并不起身，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声。

儿子扶住他的臂膀，欲将他拉起来：“爸，天都要黑尽了，该回去了。”

老人突然甩开他的手，说道：“跪下，你给我跪下，给你庚叔磕几个头。”

儿子迟疑了一下，说：“爸，我就鞠几个躬，行么？”

老人压低了声音，却增添了几分严厉，说：“跪下！天都黑了，哪个看得见你。行个跪拜之礼，就把你县太爷的面子丢了？”

儿子跪下了，双手抚地，头垂向了地面，却并没抬起来。

“小贵，你好好听着。这里面埋着你的庚叔，他是你爸比亲哥哥还要亲的哥子，是我们一家的恩人。”老人仍作着揖，闭着眼睛低声说道，“我也是行将就木之人了，我死后你就把我埋在这里面，就葬在你庚叔的旁边。我葬你庚叔的时候，就只有一床烂草席裹尸，我死了也不要棺木，干脆火化后找一个大瓦罐，把我的骨灰和你庚叔的尸骨装在一起，重新葬在这里。”

儿子的头仍没离开地面，听得见他在低低地哭泣。

“你庚叔是个快活人，有摆不完的龙门阵。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最爱听他摆龙门阵了。我死了就好了，又跟他在一起了，再也……再也不分开了……”

“爸……”儿子哭出了声。老人仍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你要有这份孝心，今后清明、月半节，想起了就来给庚叔和我烧炷香，把坟垒垒，别让牛践踏了坟土，我们在下面不得安宁。”

儿子放声哭了起来：“爸爸……别说了，你都说多少遍了，儿子都记下了……”

“哎——”老人长叹一声站了起来，“都记下了，都记下了，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了老婆儿女，又有了身份，还记得住我们……我们这些死人……”他一边说着，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走。儿子赶忙爬起来跟上去扶着。

天早黑尽了。前面是一片霓虹闪烁、喧嚣繁华的城市，后面留下的仍是那个难解的谜，那个牵魂动魄的故事……

第一章

1

一辆美式道奇卡车大清早从绵州城出发，沿着那条涪江西岸山峦间曲折延伸的川陕公路，一路颠簸，时开时停，半下午还到不了太平镇。车厢上的货堆中间躺着一个身穿旧军装的男子，他双手枕在脑后，两眼眯着，似睡非睡，略带浮肿的圆胖脸的下部不时在抽搐颤动，将两片厚实丰润的嘴唇向一边拉扯。突然，他睁开眼睛，望着蓝天白云，拉大嗓门吼了起来：“车夫！看你这臭手艺，开他妈十几个小时还到不了！”

司机猛踩一脚油门，车子向前急蹿了一下后停下，脑袋探出车窗，向车厢上骂道：“胖兵儿子，看你那猴急样，忙着回去抱老婆嗦！”

车厢上的汉子将头一偏，向司机骂道：“我看你哥子就是那种事情做多了，没有了脚杆劲，油门也踩不动了哟！”他骂完便坐了起来，转过身向前方看了看，又自语道，“到了，就要到了。”

太平镇是一座始建于唐永淳年间，已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紧靠涪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贾云集、热闹繁华的水码头。解放已六年多了，小镇刚热火朝天地搞过了合作化，大街小巷的各色商店都更换了招牌，打出了“公私合营”、“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富有新鲜味儿的名号。这天正值逢场，乡下进城的人特别多，有的乡下人的肩头上还扛着“某某农业合作社”的旗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十分精神。大街上不时有大群大群的人排着队伍走过来走过去，男男女女脸上都异常兴奋。有人在大声议论：“县委吴书记说了，最多十年，我们就走到共产主义了，那才安逸啦！”不一会儿，又一队人马从南门开进来，打着红旗，敲着锣鼓，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纸做的小三角旗，热热闹闹、浩浩荡荡向城中进发。据说是梨园坝上年才成立了合作社，夏粮就夺得了一个大丰收，他们是去向县委报喜的。

卡车在北门外的货栈大门前停下了。穿旧军装的汉子跳下车，将自己的全部行李，也就是一个用油布捆扎的大包裹往腋下一挟，向司机甩甩手，朝城里走去。进了北门，他向一个卖凉粉的老头问道：“大爷，县兵役局往哪里走？”老头答道：“对直走，十字路口往右拐，有棵麻柳树那个地方一问就知道了。”汉子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左顾右盼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镇。离开家乡十四年了，小镇似乎还是那个小镇，城墙、城楼、街房依旧，未见修了什么新房子来。不过好些地方的店堂变得宽大了，几间铺面打通了隔墙连在了一起，生意做大了。看着沿街喜气洋洋的人们，他知道家乡跟东北一样，也走社会主义了。

汉子很容易地找到了兵役局。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小伙子正埋头在写着什么。汉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头拍在小伙

子面前。小伙子抬头看了他一眼，皱着眉头拿起了介绍信，问：“啊，你叫骆长庚？光荣退伍了？”

汉子没吭声。小伙子仍看着纸条：“上尉连长，不简单啦。你退伍的事，我们梁副县长已知道了。他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回来后就通知他。”

汉子问：“哪个梁副县长？”

小伙子说：“梁浩，解放前是个地下党，你不知道？”

汉子摇摇头。

小伙子又说：“今天有好几个农业合作社进城报喜，梁县长正忙哩。我把这个材料写完了就去找他。我姓钟，这里的秘书，你叫我小钟好了。”

汉子将包裹往屋角一扔，也不给小伙子说一声，径直向屋外走去。

小镇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横两条大街，竖三条大街，还有十七八条弯弯拐拐的小巷，加上东门外到大河边水码头那一大片不成章法的街道民房，够转悠的了。骆长庚在城内正中街转了一阵，没碰上一个熟人，就往迎春门走去。迎春门内靠城门处有一座五开五进高大显赫的黑漆牌楼房，这里以前曾是盐商大户太平镇水码头的袍哥大爷卢正卿的府第，非常引人注目。骆长庚走到这里，见楼房依旧，大门口却挂上了乐安县公安局的牌子，一个小兵挎着盒子炮在门口站岗。他也不打招呼，就朝里走去。

小兵忙拦住他：“干啥子的？”

骆长庚满脸都是笑：“不干啥子的，就进去看一看。”

小兵警惕起来，手已放到了盒子炮上：“这里是军事重地，不准随便看的。”

“哈哈哈哈哈……”骆长庚笑出声来，两只细细的眼睛陷进

了肉里，“你老弟莫提虚劲，哥子我干革命的时候，你娃儿还在抓糖鸡屎吃哩。”

小兵疑惑地打量来人，看他那一身旧军装，胸口处别着一枚抗美援朝功勋章，手就从盒子炮上移开了，脸上也有了笑：“啊，大哥，要看就在门口看一看，那里面是不能随便进的。你要是有事，在传达室登个记，他们会帮你办的。”

骆长庚背着手跨进尺多高的木门坎，往四周打量着，就又走了出来，说：“不看了，不看了，这里面以前我是常客，好多年没来了哟。”他仍背着双手，出了迎春门，穿过喧闹的猪市坝，向河边水码头走去。

2

德胜街的衙门口自古以来就是太平镇最具威严也最显风水的地方。两棵高大的黄桷树像两把巨伞荫蔽着一座坐南朝北青瓦高墙翘角飞檐的深舍大院，这里是历朝历代县太爷坐堂理事的地方，如今自然也就成了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原来的大堂正厅从中分成两半，一边是县委办公室，另一边则是县政府办公室。左右两排厢房被县委和县政府的各部委局以及工会妇联群众组织分别占用了。几位书记县长的办公室则在正厅后面的一座木楼里。

这时的县衙大院里好不热闹。从梨园、盘龙、文峰、古井等乡下开来了八支农业合作社的报喜队伍，院子里、大门外全挤满了人，锣鼓敲得惊天动地，鞭炮炸得烟气腾腾，吓得屋檐上的麻雀和黄桷树上的乌鸦满天乱窜。

大堂石阶上被人们簇拥着一个高大壮实的不到三十岁的北方汉子。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四个兜兜的灰布干部服，头

发向后梳着，长条脸，气色很好，显得又有知识又挺精神。他就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吴启。吴书记一一接过大红喜报与身边的乡下人握过了手，然后把右手向空中一举，锣鼓声戛然而止。

“乡亲们，同志们！”吴启讲话嗓门很高，右手握成拳头，“成立农业合作社是我们跨进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你们刚走出这一步，就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打了一个漂亮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祝贺你们！”

一阵热烈的掌声后，吴启继续说道：“但是，这还仅仅是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硬仗要打。我们要坚决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决不动摇，一直走到共产主义！”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吴启身边一个穿蓝色干部服的年轻人向前跨了一步，高声说道：“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要打了一个胜仗就骄傲自满。搞农业生产要实实在在地干，走社会主义我们也要一步一步地走实在。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人斗，今后的困难还多着哩！大家回去好好总结一下，安排好下年的生产，争取明年小春再夺一个大丰收！”

这年轻人就叫梁浩。本地人，中等个儿，圆团脸，理着浅平头，是县里百姓众口称道的为人实在、办事干练的副县长。

队伍开始往外散去。石阶下一个头上扎着白布帕子的瘦精精的农村干部走上来握住梁浩的手说：“梁县长放心，明年小春我羊大才要是弄不好，提着脑袋来见你！”

梁浩说：“羊社长，你们梨园是吴书记的试点社，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吴启也郑重其事地向羊大才说道：“老羊啊，你们梨园社

就在城边上，条件比哪里都好一些。要是工作拿不上去，你这个社长无论如何也是交不了差的呀！”

羊大才又抓住吴书记的手，使劲摇着：“吴书记你放心好了，你树的红旗社决不会给你丢脸的！”

这时候，兵役局那个秘书小钟从涌出的人流中挤进来，对梁浩说：“梁县长，你说的那个退伍军人已经到了。”

梁浩问：“骆长庚？”

“就是他，上尉连长，过鸭绿江的。”

梁浩朝大腿上拍了一掌，叫道：“好啊，我的哥子回来了！走，去看看！”他向吴启打了个招呼，快步向外面跑去。

大队伍要散尽了，还有几个社的社长仍围着吴书记说这说那不肯走。吴启耐心地听着他们反映情况，抬眼却看见一个姑娘站在院中央着急地盯着他，不停地向他点头使眼色。他分开众人急步走过去，问：“小惠，什么事？”

被称作小惠的姑娘低声说道：“吴书记，大姐又吐血了。”

3

太平镇的水码头，只因三国时张飞率部同东吴陆逊的人马在此打过一仗，当地人又称作“将军渡”。涪江河道上每天上上下下一两百条船要在这江岸边停靠。白日里号子声声，到晚来渔火万点。这里又是极重要的交通要冲。渡过宽阔的江面，就有两条官道直通盐亭、南部、西充、南充等县郡，所以将军渡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咽喉之地，富商大贾发迹之区。

骆长庚来到将军渡，只见河边上已新筑了一道高高的防洪堤，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太平镇做的一件好事。

他登上堤顶，顿见江里千帆竞发，岸上车水马龙，繁忙景象胜似当年。又转过身来，却见十几年前他心目中的那片熟悉的小街店房已全然变了个模样，他印象中的杨八姐川北凉粉店、张抄手、龙水饺、何家零酒店等店铺已不见踪影，而他曾赖以栖身过活数年的盐商卢正卿大爷经营的那片在将军渡最为气派的货栈盐行，更是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了。骆长庚满腹惆怅下了大堤，走上那条陌生的但仍然是人头攒动热闹得很的小街。他一家一户地巡视着每家店铺，却怎么也见不到一个熟人。他又估摸着找到卢家盐行故址，这里已被一片低矮的居民住宅取代。他叹了口气，在他惟一认得的街边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席地而坐，掏出烟丝和纸片，卷了一支烟卷抽着，打量着过往的行人。

就在骆长庚寂寞无主的时候，背后却被人击了一掌。他回过头去一看，见是一个长着稀拉胡茬的瘦小老头在对着他笑。瘦老头又使劲推了他一下，叫道：“你是骆长庚，没错吧？我是刘二狗，你刘二叔呀！”

骆长庚略一迟疑，猛地从地上蹦了起来，一把将瘦老头紧紧抱住，笑道：“刘二叔，真是你呀？你原来是一副壮实的身子，怎么这样了？”

瘦老头说：“别提了。十几年了，你老弟干啥去了？”

“说来话长。走，我们找个酒店喝两杯，慢慢聊去。”骆长庚说。

街斜对面就是一家小酒店。二人进去，在屋角处的一张桌子边坐下，骆长庚便叫打一斤酒、切两盘烧腊来。掌柜的是一个中年妇人，骆长庚并不认识。顷刻，妇人来上酒菜，招呼刘二狗道：“二叔，你可是难得来喝两杯的。遇上老朋友啦？”

刘二狗一拍桌子，一只脚踏在板凳上，说道：“大妹子，你是解放才到这儿做生意的，还不晓得我这老弟哟。你去问问那些老街坊，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当年杀死袍哥舵爷卢正卿卢大爷的好汉是哪个？就是他，骆长庚，我的骆老弟！”

刘二狗这一说，引得满屋喝酒的人都往这里看，妇人 also 惊得瞪大了眼。骆长庚忙拉他坐下，筛满两杯酒，二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二叔，将军渡这一带的街房怎么全变样了？”骆长庚问道。

“你还不知道？”刘二狗说，“民国三十四年发大水，太平镇多亏了那城墙挡着，城内安然无事，可城外将军渡的街房全冲走了。当时我幸好爬上那棵梧桐树，才拣了这条老命。这些房子店铺，都是大水后重新又修起来的。”

“二叔住在哪里，都儿女成群了吧？”骆长庚又问。

“卵个儿女哟！人一根，毳一条，还是老光棍。”刘二狗干下一杯酒，叹口气说，“那年你和贾道贵杀了卢大爷，我放跑了你们却没脱了干系，被卢二少爷吊起打了一顿，赶出了卢府。以后就讨口混日子，直到解放土改，在南门口分了两间房，公家又给派了个打更巡夜的差事，也算有日子过了。”

骆长庚给刘二狗斟满酒，又问道：“那卢家的人现在都干啥了？”

刘二狗说：“大少爷、二少爷土改时枪毙了，城里的房产、乡下的几处盐灶全归公家了，报应哟！”他挟了一大块猪头肉塞进嘴里边嚼边问，“喂，长庚老弟，当初贾道贵同你一起跑的，他咋样了？”

骆长庚迟疑了一下，说：“跑散了，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